

得張芳慈的作品內容豐富且多元，例如〈出路〉、〈阿伯婆〉即在詩中將新住民與外籍移工的身影一併剪輯進去；〈牆〉論及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怪手伸入來——寫苗栗大埔事件〉則將鏡頭聚焦於苗栗張家，題材多變，詩作理性與感性兼具。

出於女性自覺與共感，張芳慈面對女性議題時創作的觸角得以伸展得更廣、更深，於作品中刻劃各形各色女性角色與處境，像〈甜板味〉描繪的是農業時代的客家婦女、〈阿娥个灶下〉以越南新住民阿娥為主角、〈阿姆介信〉中描寫識字不多僅會講客家話的母親藉書信表達對女兒的愛。不僅外在形象的細膩勾勒，女性內在心境與情慾流動，張芳慈亦掌握得十分精準，〈紅色漩渦〉道出女性在月經週期生理與心理的抗爭、〈月華〉則觸及到隱而不發的女性情慾。女性由內至外的各面向在張芳慈筆下如寶石般折射出各色光束，傳統女性屈服於現實的無可奈何卻又從中找到生存之道，柔順脆弱的外表下往往藏有堅韌的心志，詩作中不同光譜疊加之下的女性形象立體而飽滿。

張芳慈的創作生涯歷經幾次轉折，由華語詩轉向母語詩，從個人生命歷程的抒發走向群體社會的關懷，顯而易見她的詩路更為開闊豐沛，詩作透過文字、音樂、戲劇以及影像各種不同的演繹方式，發散出更為璀璨的光芒。

## 張貴興



圖4 張貴興  
攝影、提供／陳文發

### 野豬持續渡河，橫掃文學大獎

張貴興憑藉著長篇小說《野豬渡河》橫掃各大文學獎項，繼去年囊括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金典獎年度大獎、第43屆「金鼎獎·文學圖書類」、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後，嗣後2020年再奪下第7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及第8屆「紅樓夢獎」首獎。

《野豬渡河》一書以無比的情節張力及多重的感官刺激獲得各大文學獎評審的青睞，聯合報文學大獎評審之一王德威認為此書是「被提名作者的作品中跨度最大的」，指的不僅是情節發展，還有作品能激發讀者跨越人道、性別，甚至是任何歷史書寫上的種種思考。在張貴興的筆下天地不仁，所有萬物冥冥之中皆被反噬而滅，黯到盡頭仍不見光，作者在小說末連最後一點光亮都要將之掐熄，正符合他自己所認定的：「枯骨和地獄場景更能夠深鑿一個人的膚淺思維」。宛若黑洞的結局卻也讓部分評審持有不同的意見，「文學作品要讓人看了有希望，而不是絕望。」評審呂正惠如是道。只是對比於婆羅洲曾經被侵略、被殖民，乃至於被屠殺的實際經歷，小說中對於戰爭的血腥殘酷與蟄伏於人性之下的獸性描寫，孰更為真實

呢？這也是評審認為此書讀來令人感到驚恐卻又遲遲無法坦然放下書本的原因。真實與魔幻同時充盈其中，血淋淋的場景造成心理上的壓迫，當闔上書頁後小說中因殺戮而飛濺的黏稠血汗仍揮之不去，讀者一方面吁嘆地獄般的修羅場幸而只存於書中，一方面卻又不自覺搜索枯腸自身腦海中有關砂拉越的歷史知識，漸漸將小說與那段狂亂的歷史相疊合，才恍然了解那些描繪不僅僅是虛構，張貴興是用小說的方式重建那段過往，歷史如雲，只需抵禦遺忘來緊緊抓住罷了。

《野豬渡河》獲得各文學獎多數評審的高度評價，其中可歸功於小說書寫策略上的匠心獨運，暗示的瑣屑散落在字裡行間，錯落文字間隱隱滿地是端倪。全書25章依照場景、事件、敘事角度可切割為幾部分，相關章節可集結成獨立的短篇小說來閱讀，然而張貴興卻刻意破壞篇與篇之間時序或空間上的連貫性，重塑章節順序，獨留篇章間隱晦的關聯相互扣連，直到讀完最後一章，方能解開首章所留下的謎面。當所有謎底揭開，回頭審視盤根錯節的線索，網絡下的眾群體各自歸位，包括原住民、日軍、漢人，乃至於野豬群們對生命戕害的立場得以清晰，使得「文明」與「野蠻」的界線變得難以甄別，徹底動搖人們對於文明與人性的判斷準則，終究徒留喟然一嘆。

張貴興手攏萬縷線索，一收一放間終成此一巨作，綜觀其創作歷程，獲獎無數的《野豬渡河》應可視作張貴興至今的攀頂之作。

## 陳思宏



圖5 陳思宏

## 高舉招魂幡，重返已殤之地

2020台灣文學獎的圖書類金典獎年度大獎以及第44屆「金鼎獎·文學圖書獎」由陳思宏的《鬼地方》折桂。陳思宏藉著此書帶領我們造訪他的家鄉——彰化縣永靖鄉；靖，安也，本有安定、止息平定之意，然他筆下的故鄉彰化永靖卻與地名意義相左，是個百鬼橫行、暗潮洶湧的不平之地。陳思宏擷取大量自身成長經歷、家鄉地理元素及台灣民間習俗融入小說中，完成一部架構在無比真實上的虛構小說。評審們認為《鬼地方》同時兼具生命、生活與社會脈動，在實與虛之間取得平衡，故將年度大獎頒給陳思宏。

《鬼地方》在時間與空間的編排上呈現無限壓縮卻也無限延伸的特性。在時間方面，一切始於中元節那一日，鬼魂即將重返，人也踏上故土了；主角陳天宏在這天從德國回到故鄉，因為他的歸來，陳家眾人、逝者也從四面八方再次聚首。中元節是個重要的分界點，小說一半以上的情節是陳家三代在此之前的故事，包括陳家世代難解的婆媳關係、陳家眾姊妹的婚姻狀況、不斷被提及的五妹的葬禮、小鎮上不可明說的秘密等，透過不同人的回憶、敘述視角，時間軸